

存所之師·存所之道

存所之師·存所之道

生先倫家羅師吾愛吾

·仰人薛·

學四十週年特慶感賦，並以誌為政不後教之

辛酉年六月九日

程方佐

紫金紫

大江橫，一月松歌沸石城。歡慶宜宵初六夜，

別天窮經濟民生。李維毅對凡七院，三十餘系科，二冊局等校，學生二千餘人。

嘉陵江上開新局，初六歡揮氣盡道。更喜牛羊明順運，

也甘遊改到渝州。二十六年，月左右，我軍無一不克，乃自忠國書院等

遷重慶，十月間已在渝開辦，初六日，我軍無一不克，乃自忠國書院等

去後，因一不克，乃自忠國書院等

我手植成凌然，待尔嘉言我白顛。終不羨人龍統系，

花開表景是年年。李維毅校前種一株，開花，許與，林，維毅，嘉余

如余將大，學，作，育，人，才，之，理，想，也。此，詩，曾，編，入

神京消息近如何，兩度涼茶感賦多。會我愛禮而指日，

六鶴松下講鏡歌。六鶴松下三鶴庵，余曾改建而一，鶴，維毅，嘉余

前，余，所，作，之，五，門，志，聖，歌，及，軍，歌

上頁所刊羅家倫先生「中央大學四十週年校慶感賦，並以此為收京復校之頌」七絕四首，係羅先生在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九日，為慶祝中大四十週年校慶之作，距今又已十五年於茲。羅先生詩中備述中大校史，發抒深心感觸，確是文情並茂，記實並有以抒情的一篇傑構。讀來可謂知羅先生對於中央大學深厚誠摯的感情，令人無限感動。今為追悼羅先生之逝，特以羅先生手跡暨筆者所撰之拙文一篇，送請中大校友王成聖兄主持之「中外雜誌」，予以發表。

羅家倫先生是我就讀中央大學時代的校長，他擅長講演，善於用他那沙啞的聲音鉤起青年學生心底想說的話，從而使人家同意他的看法，接受他的結論。他的身體並不魁梧，而他處事的豪邁氣魄，與堅忍的毅力，處處表現出「強而不暴」之「美」。他在中大動亂時期所建樹的不可磨滅的功績，更使每個教職員學生都對他深深地敬佩與愛戴。

羅先生所建樹的第一件大功是他安定了中央大學。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和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相繼發生，全國民心鼎沸，青年學生紛紛投筆請纓，呼籲抗戰。中大成為當時學生救國活動的中心，課業時斷時續，到廿一年暑期，學校演變成羣龍無首的紊亂局面，教育部曾經先後發表了好幾位著名學者擔任中大校長，有的不肯來，有的不敢來，也有的來就被少數特別活躍的學生請走了。後來這批活躍的學生雖然也被政府逐出校門，而一般師生的情緒始終無法安定下來，最後政府發表羅家倫先生以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身份來兼代中大校長，於是校中謠言又起，說是政府將要派兵護送來校，又說要查緝大批滋事學生，其實這類措施不但不能鎮懾學生，反而容易煽動起憤激的情緒。九月

日，羅先生來了，並沒有軍警護送，他先很謙虛地聲明，此來只是暫行兼代三個月，接着很誠懇地要求全校師生合作維持學校秩序，籌備開學上課。這一着很自然地緩和了滋事者的氣焰，並且掌握了大多數師生久亂望治的人心，結果羅先生很順利地接了事，隨着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在十月三日正式開學，十一日全校上課，於是無論教職員學生，大家對羅先生都很欽敬而感激。三個月期滿，他的校長職務很自然地延續下去，一直延長到十年。

羅先生所建樹的第二件大功是他保全了中央大學。民國廿六年七七變起，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宣佈堅決抗戰，京滬平津各地大學，因受日寇砲火轟擊，無法上課，大部份就地關門，少數學校一遷再遷，或勉強合併開學，也都元氣大損，一切從頭做起。祇有中央大學因為羅先生深謀遠慮，看進了那是長期抗戰，力排眾議，決定直接遷校重慶。並且事先準備週到，把所有圖書儀器都裝妥木箱，包由輪船溯江而上，途中毫無損失。連農學院牧場所飼養的牲畜優良品種，如澳洲牛、荷蘭牛、英國豬、美國豬以至北京鴨等，也由管理員負責率領一路起早趕到重慶，使得中央大學成為當時西遷各大學之中保全得最完整的一所，甚至在圖書設備方面和所在地的著名大學相比，還能毫無遜色。這一點，我覺得，無論站在國家的立場或站在中大師生校友的立場，都應該對羅先生的辛勞學劃，致崇高的敬意。

羅先生不但把大學部很完整地西遷，連附屬的實驗學校也由於他的堅毅意志而獲得保全。廿六年八月十五日，日寇飛機掃射中大，實驗學校則，廿六日晚敵機再度來襲，大學部和實驗舍都被轟炸，第二天一早，羅先生就到來看，他站在炸彈坑邊當着實校的教職

員們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實驗學校西遷之計，就根據他這句話而決定下來。以當時情境而言，一個中學而能遷地上課，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那時我已在實校服務，學生之中家住沿海各省願意跟着學校走的還有一百多人，於是我們留校的十來個教職員，一面將圖書儀器裝箱也託大學部所包的江輪運重慶，一面帶着中學部的留校學生先到安徽省的屯溪，借邵家祠堂上課。十月十日舉行開學典禮，羅先生特地趕來主持，雖然只是匆匆地講一次話，對於正處在流離徬徨情況中的師生們却是一服無比的興奮劑。後來戰事逆轉，屯溪吃緊，我們這批師生又取道南昌，小住長沙，而輾轉遷到貴陽。在這段艱難的旅途中，交通是處處都危險萬狀，生活也時時有斷炊之虞，全靠羅先生全力支持，我們這批師生得以在廿七年冬安抵貴陽。這時羅先生又將實校托由大學包船所運的圖書儀器，轉到貴陽來，使中大實校不但能在貴陽復校，並且成為當地公私立中等學校中設備最充實的一校。這是羅先生說到做到、堅強毅力的表現，也是深得我們敬佩的地方。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為人之師，尤其在大學裏，不僅以宣讀講義為已足，最要緊的還在於傳授為人處世之「道」。在艱危動亂局勢中，如何以一己之睿智，掌握環境之演變；如何以誠懇之態度，取得大眾的合作；如何以堅毅之決心，克服重重的難關；如何以雄偉的魄力，實踐所說的諾言；這些都是羅先生在中大期間以「身教」傳給我們的處世之「道」，「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羅先生不僅是中央大學的十年校長，也是我們一生的「人師」。雖然他已仙逝，我還是永遠敬愛他。